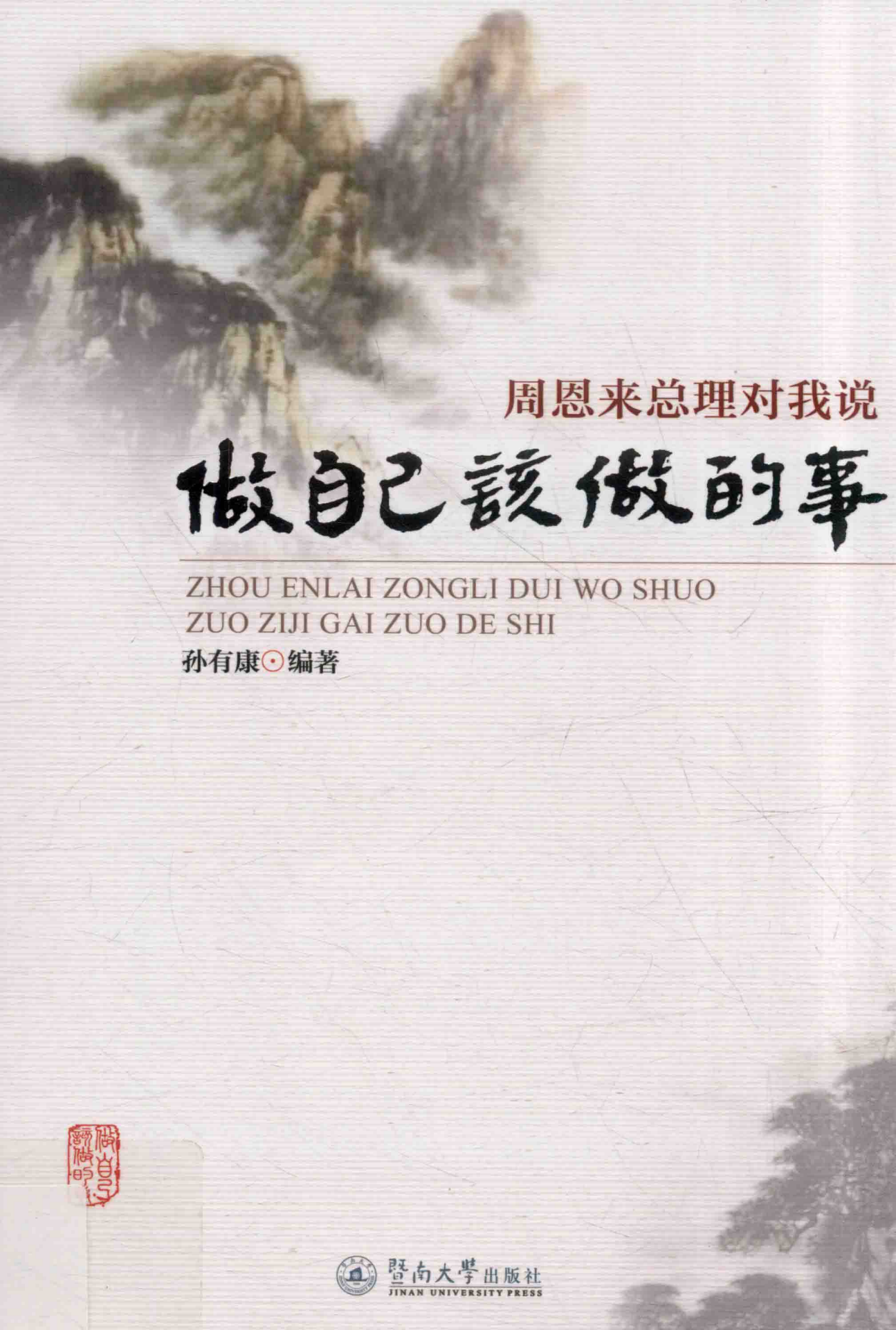




周恩来总理对我说

做自己该做的事

ZHOU ENLAI ZONGLI DUI WO SHUO
ZUO ZIJI GAI ZUO DE SHI

孙有康◎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周恩来总理对我说

做自己该做的事

ZHOU ENLAI ZONGLI DUI WO SHUO
ZUO ZIJI GAI ZUO DE SHI

孙有康◎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恩来总理对我说：做自己该做的事/孙有康编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 7
ISBN 978 - 7 - 5668 - 1893 - 5

I. ①周… II. ①孙… III. ①语文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H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7187 号

周恩来总理对我说：做自己该做的事

ZHOU ENLAI ZONGLI DUI WO SHUO: ZUO ZIJI GAI ZUO DE SHI

编著者：孙有康

出版人：徐义雄

责任编辑：武艳飞 郭俐伽

责任校对：何 力

责任印制：汤慧君 王雅琪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5.75

彩 插：2

字 数：350 千

版 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7 月第 1 次

定 价：40.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世界华人文化院执行院长
陈飞龙先生的资助



陈飞龙先生（右）与孙有康（摄于2016年4月）



左起：邢植朝、田乃吉教授、蔡乃忠书记（华南师大）、孙有康



瞬间摄影 8个月孙女“指挥”我唱歌
(2013年10月孙有康摄)



把握瞬间 1岁孙女看《广州日报》
(2014年2月孙有康摄)



20世纪70年代运往天安门的原木

自序

“做自己该做的事”是周恩来总理当面对我说的话，是总理对我的期望。这本书以及已经发表、出版了的文章、专著、教材等，不过是我做了一些“自己该做的事”罢了。因此，将“周恩来总理对我说：做自己该做的事”当作书名，应该是可以的，也借此表达我对总理的怀念。

这本书将散落在各种报刊上不宜和尚未纳入专著、教材的我的或者有关我的文章、诗歌和歌曲等收录进来，如果稍加留意，它影印着我的人生足迹。

—

路途坎坷，行程艰难，出道也就慢了一些。至1990年4月才将整理了十几年的黎族创世史诗《五指山传》交给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没想到，今年（2016）3月入选“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由国家专项资金成套重版，成了中华民族的经典著作。

《五指山传》的成功，在于它紧扣着黎族先民的图腾特征——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标志。图腾是一种文化，因而各民族都有，诸如猪图腾、鸡图腾等等。离开这个民族的特点去描写、研究它的古代社会，那就是套上哪个民族都无所谓的不伦不类了。黎族是游猎民族，这个定位是不可否认的。游猎民族的图腾对象，必定是与游猎有关的动物。与北方游猎民族在草原上必须依靠“鹰”不同，黎族先民在南方山地“打山”，一定依赖狗，没有狗他们便无法生存。因此，以狗为图腾表现了黎族先民感恩的深厚情怀。可是到了今天，一些后人却忘记了祖先的艰难生活，鄙视狗，将他们祖先对“狗”的崇拜解读为人与动物的性关系。

这是一种民族自卑。不能说“狗”，自然就生造出“牛图腾”“蛋图腾”这类笑话来。他们不知道，游猎民族是不可能崇拜“蛋”的。黎族不是农耕民族，到了明代，牛才在这个族群里出现。但是，考古已经证明如今三亚市的落笔洞，一万年以前已有人类活动，这些便是黎族的先民。不认祖宗的图腾，否定自己民族上万年的历史和文化，岂不成了笑话？

至今，黎族的老人们仍然以“狗”为荣，民间仍流传着许多有关狗的传说和古歌，这是民族的自信。鼓噪的今人并不知道，传说涉及的生活越古老，越能证明这个民族文化的古老，因为传说本身就是文化。以《五指山传》为依据的“鹿回头”雕塑，一直成为三

亚市文化旅游的热点，便是证明。“鹿回头”讲的是仙鹿姑娘与黎族青年结婚，繁殖后代的故事。“鹿生的”可以，狗图腾却不行；地上的“仙”可以，天上的“神”却不行，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鹿回头”是著名雕塑家林毓豪先生的作品，可惜他英年早逝。逝世时，《南方日报》《羊城晚报》都发了多篇纪念文章。1990年《五指山传》首次出版时的封面、封底以及8幅插图，都是林毓豪先生创作的，一说起《五指山传》我就怀念他。但黎族人民是不是珍惜自己的被人们称为“迄今为止我国少数民族史诗林里第一部描绘人类初始、创世开元的独特篇章”“部落之书”“编年史”“百科全书”的文化，与我、与林毓豪先生都已经无关了。

“中华大国学经典文库”的编选者独具慧眼，能在浩如烟海、铺天盖地的书籍中将《五指山传》挑出来，这就是《五指山传》的价值所在。在北大、清华，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大学图书馆，20多年来都一直珍藏着，便是人们对它的认可、赞同。早在20多年前，我在《写在〈五指山传〉之后》（重版时精选者改为《前言》）中说过：“这部情节连贯、生动感人的黎族创世史诗正是黎族人民在创造历史和文化的过程中血与汗的结晶，它置身于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之中，无愧为斑斓夺目的珍品。”如今，它真正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品，黎族人民不应该高兴吗？

二

我整理《五指山传》，发表过几篇关于黎族问题的文章，但我不想介入黎族问题的研究。我是很有条件进行这项工作的。其一，我的父亲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这个地区开展抗日活动，领导黎族群众的解放战争，一直到21世纪初，从事民族事务70年。他学历高，公认为国学功底深厚的当地活词典，无疑会拥有大量关于黎族历史、现状及生活习俗的材料。其二，我是从小生活在黎汉杂居地区的汉族人，没有那种强烈的民族情绪，却对黎族群众有着深深的感情。从小学起便与黎族少年同班读书，与他们到黎寨玩耍，常见他们父母舂米、做馍、烧火、煮饭。小学、中学的农忙假，每学期要在黎族村庄住上一个星期，每个假期的宣传队活动都得到黎族村。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黎族群众的生活习俗是“原汁原味”的，印象非常深刻。其三，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我在黎族地区工作了10个年头，经常与黎族群众一起破藤、刨藤、钉藤椅架。有个叫“阿五”的老人，周身上下只有一块遮丑布。这些，恐怕现在土生土长的黎族青年也不一定有过体验。生长在黎汉杂居的地区，群众中流传的神话、故事自小便耳熟能详，我要是能继承父亲的事业应该是很好的。但是，我同时发现，有些能干预社会的人士，民族情绪十分强烈，连人类所经历的群婚、图腾都不愿承认，一提“狗”“隆闺”（年轻女性居住，借以谈情说爱的草寮）就兴师动众、欲加罪名。好像黎族根本就没有经过原始社会，一有黎族就有了现代文明，有了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种敢对古人的生活习俗发火，似乎古人伤害了他们的

面子，而加以否认历史的情绪，必然难以深入真正的民族研究，不搞也罢。

我也出版过《现代公关技巧》，发表过与教科书搬来的外国理论不同的意见。不过，我从事的是写作教学，这个领域里有许多理论正在误导着我们的学生，误导着我们的社会。

要纠正传统理论的失误，那是极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坚持终于让我成功了！《写作》杂志1992年第10期文章评论说，我的《文章构成法新讲》“是一本见解独到、理论建构新颖、颇具特色的好书”，“是对传统写作理论从根本上给予否定的认识；它为现代写作理论体系的完善砌下了一块较坚实的基石”。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素以严谨著称的诸孝正老师竟然在他所做的《序》中这样评价：“从《文心雕龙》开始，一直到现代文章学和现代写作学理论，无一例外地都论述过这个问题，但是都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我个人认为，‘意位’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有建设意义的，它可以弥补结构分析中的缺陷，对一些问题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从‘意位’到‘层次’到‘篇章’，利用这几个概念，就可以分析文章的内容结构了。”

一千年来不能解决的问题，用我的“意位论”就能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老师评价之高，学生好生惭愧。管建刚先生在他的《谈教育写作》中说：带着我的作文教学实践走进叶圣陶、张志公、夏丏尊、朱光潜、钱理群等先生的世界里；带着我的作文教学实践，阅读了孙有康教授的《文章是怎样写成的》，阅读了……这些阅读，使我站在了一个较为开阔的作文教学实践的经验舞台上，也使我站在了一个具有一定高度的作文教学思考的理论舞台上。

管先生过奖了，我并不认识管先生，只好借此机会表示感谢！

2016年，我在《写作》杂志第1期发表的《写作与写作源泉》中讲了一件事：2001年，《写作》杂志在郑州召开写作理论体系研讨会，议题就是我的“文章”“写作”以及提高“途径”等问题。讨论十分热烈，却全都支持。湖南文理学院的魏怡教授在会上感动地说：因为我是校长，有机会参加各种研讨会。但是，像今天这样一致赞同孙有康理论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吃饭的时候，全国同行都来干杯，向我祝贺，其实他们在鼓励我坚持。

于是，我与丘平良先生（时任顺德梁开中学校长）主编的《中学〈语文〉导读》出版了，运用到大学教学中的，便是我主编的《大学写作》。从2000年9月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修订、再修订、重版，一直到如今，在广东内外的一些大学仍然使用。有人用我的名义签字将我的书送给他人，网上可见。一些人竟然也来剽窃我的文章，比如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出版的中国实用文体写作丛书《实用财经文书写作》等等。他们对我的书、我的观点感兴趣了，是件好事，不怪他们。

2015年8月出版的《写作语汇新说》，便是我对传统语文“基本理论”给予否定的认

识（评论者的话），应该是我对语文理论研究的总结。可惜，要赶着“交账”，在南国商学院几位老领导和朋友的建议中三四个月就完成了，不甚完善，只好遗憾了。

三

我的爱好广泛，也许是小时候调皮。小学的陈运茂老师常常扭着耳朵拉我到歌舞团“玩去”！于是，我成了小学、中学歌舞团的重要成员。我的作业总是比别人快，喜欢捣乱。陈运茂老师罚我看小说，限时间写心得。罚我搞墙报，或者抄写他的简历、文章。因此，一直到大学，我都是搞墙报、出刊物的好手，书法、谱曲、指挥等等，也就这样玩了起来。

我就是这样玩着玩着走过来的：读书是玩，写书也是玩，扛木头是玩，教书也是玩。领导们不喜欢我这种“玩”的性格，但是他们不知道，“玩”就不觉辛苦，自己开心、读者开心、学生开心，朋友们也开心，我就不管那么多了。他们不知道，玩的前提一定是喜欢，没兴趣玩不下去，没本事玩不起来，玩得不认真就吃亏、就完不成任务、出不了成果。

这本书是要送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关部门存档查考的，我敢“玩”得不认真吗？

我真诚感谢党中央和国家高层领导机关的关怀，感谢我的朋友、不肯当厅长宁可回校当教授的邢植朝，感谢我在书上提及的，还有其他陪我一起度过艰难岁月的朋友，感谢北京世界华人文化院执行院长陈飞龙的资助以及我的学生——顺德“美的”公主和中山市众智电器有限公司宋振宇的支持，感谢我的同学陈锦新为本书封面作画。

感谢读我这本书的朋友们！

孙有康

2014年3月完稿

2016年6月修改

目 录

自 序	1
-----------	---

争口气，活出个人样来

周恩来总理的嘱咐	孙有康	3
他留下了不尽的财富 ——怀念父亲孙惠公	孙有康	29
我们在编织人生的大“网”	孙有康	39
关于孙有康著作的藏书目录		42

《五指山传》及黎族问题

试论海瑞的治黎主张	孙有康	55
写在《五指山传》之后	孙有康	62
黎族史诗《五指山传》的世界性和民族性	李梦姚	66
论黎族史诗《五指山传》的叙事特征	段 莲 智宇晖	79
从《五指山传》探析黎族审美意识	黄桂玲 周琳琳	86
黎族创世史诗《五指山传》评析	陈立浩	89

关于应试教育问题的讨论

评说罢跪 沉重命题	张洪潮	103
“罢跪事件”讨论些什么	微 音	105
本报一篇报道选入高中课本	方夷敏 宋苑丹	106
《Q版语文》暂未流行广州	《南方都市报》	107
委员赵圆：救救人文科学	《新快报》	109

应试教育的根子在哪里	孙有康	111
------------------	-----	-----

对传统语文理论的辨正

对传统语文理论一些问题的再认识	孙有康	119
对“积句而成章”的再认识	孙有康	132
文章思路的逻辑问题	孙有康	144
“论题、论点、命题”辨	孙有康	152
在梁开中学（顺德城区）语文教学研讨会上的讲话	孙有康	154
《黄鹤楼》的思维分析	孙有康	158
一首朦胧诗的思维分析	罗执廷 孙有康	161

关于写作问题的讨论

《文章构成法新讲》序	诸孝正	166
研究文章构成的崭新思路		
——评孙有康《文章构成法新讲》	温远辉	168
《写作原理新编》审稿意见	张 緯	171
对传统的大胆突破		
——评孙有康的新著《写作原理》	顾兴义	172
反思性写作三阶段	管建刚	175
“发现”与“观察”：孰轻孰重	管建刚	177
生活不可能成为写作的源泉	孙有康	179
写作与写作源泉	孙有康	187
You make me want to fall in love 我有一个梦		191

其他类别的文章与演讲

漫话“哭文化”	孙有康 莫安琪	195
水城 广州的文化印记	孙有康 张泳松	200
艰难步履垒起成功的丰碑		
——记力学家刘人怀	孙有康	204
他为南国添锦绣		
——记三亚太华实业开发公司总经理李记平	孙有康	208

公共关系基础	孙有康	211
--------------	-----	-----

组诗、歌曲和草书习作

三亚颂歌（组诗）	孙有康	219
对联	孙有康	223
歌曲习作		225
草书习作		239

争口气，活出个人样来

艰难一直追逐着我，一生在坎坷中奔跑。是“争一口气”的信念，撑起了我的脊梁。无意争先，不必赢谁，只想活出个人样来。幸得有艰难的陪伴，我的人生才如此充实精彩。正是这口气，让我追回了当年放飞梦想。



周恩来总理的嘱咐

孙有康

1967年，大概是4月15日晚上到19日凌晨，我在广州珠江宾馆，与周恩来总理两米左右的距离度过了四个通宵。其间，与周总理握了手，单独做了一次简短的谈话。当时，不像现在随时可以掏出手机照相，即使有记者摄影也不会给我。无法证明，不说也罢。但是，2014年春节期间，与一位曾经当过副省长、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的同学海阔天空闲聊的时候，他居然谈起了这件事。记得，那时有个“宣传不过夜”的规矩，我第二天就向全校几千师生员工汇报了，现在一起在南国商学院共事的田乃吉教授便是当年汇报会的主持人。于是，想将这件事说出来的念头鼓动我写这篇文章，当作一段历史的记载，或许对后人还会有启发。能亲自聆听周总理教诲的一般人估计不多了，与其让它过些年埋入地下，不如说出来好。

一、四个通宵，一次面谈

1. 会场气氛显示：总理来了

1967年4月大概是15日上午，华南师范学院办公室交给我一张两寸长、一寸宽的白色薄纸片，告诉我：全校只有一张。纸片上面印着晚上到珠江宾馆开会的时间、地点。什么会，办公室也不知道。

我转手交给主持全面工作的66届物理系田乃吉同学，我是69届中文系的学生。田乃吉认为又是黄永胜开会了，黄永胜见多了，他也不喜欢开会，就说：既然票在你手里，你就去吧！

我见黄永胜的机会更多了，有时是天天见。有一次，与黄永胜在一起，领导过1925年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的陈郁老省长给我烟抽。陈老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燃料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50年代回广东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他擦着火柴给我点烟，我惊惶地说：“怎么能让老省长给我点烟？”陈老说：“现在抽烟，我们是朋友，等会上台我才是省长。”这句话平平淡淡，出于无意，却是高山仰止，让我品味终生。他个子高，头上没有多少发，慈祥面善，像个笑佛，什么时候都在微笑着。

过一会，轮到黄永胜给我烟。说实在的，那时我并不抽烟，而且很讨厌身边的人抽

烟，当场就拒绝了。黄永胜笑着说：“陈老给你，你抽了，因为打倒我就不肯抽我的烟？没问题，老朋友了！”有一次黄永胜接见学生代表，1968年2月21日《南方日报》刊登时，我居然坐在照片正中间的主要位置上。我的派别，当时是坚决打倒黄永胜的，但是见多了，发现黄永胜忠厚、和蔼，平易近人。那时候的领导没有大腹便便的模样，黄永胜除了身材高大、壮实之外，看不出叱咤疆场的派头。可是，他就是1955年授上将军衔的广州军区司令。10位元帅，10位大将，50几位上将，黄永胜算得上开国元勋了！看他的心地，不像反对毛主席，好像他是跟着毛主席上井冈山的，怎么会反对毛主席？然而，我们却以此为由打倒他，这种毫无根据的推想，又成了广州两派根本对立的分界。至于他成为林彪集团的头名主将，那是后事，我们不去讨论政治问题。这里牵扯这个问题，不过用以说明“文化大革命”的荒唐。按常例，黄永胜没有与我们晚上开会的习惯。那么，今天是什么事，那么紧急？这个会是个谜。这样想，我就决定了：“去！”

那是珠江宾馆二楼的普通会议室，会议室摆列的桌子、椅子可以容纳100来人。据周总理说，当晚参加会议的群众——包括工人、农民、解放军、机关干部、学生代表总共80多人。主席台没有台，平摆着一列桌子面对听众，离第一排大致一米。主席台似不铺台布，要是铺，也是下盖不多。因为我每晚都全神贯注，连总理的脚是怎么放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很难想象，四个通宵几十个钟头，他的脚竟然没有一次抬起来，没有翘腿，没有交叉，没有伸也没有缩，更没有摇晃摆动，只是自然地下垂着。与我们四个通宵，报纸上又公开报道白天他会见外国首脑、友人的消息，总理什么时候休息我就不可得知了。

第一排桌子好像放了茶杯，知道是给领导准备的，我不能坐。其实，这排桌子一直空着，我还是不敢坐。我想，要是被赶走就得往后面挤，那就吃大亏了。

我坐在第二排中间过道右侧的第一张椅子上，离主席台两米左右。这个距离，已经是最佳位置，心里够满足的了。我一边等待会议开始，一边静静观察着会场的环境。场内站着一些上衣四个袋的部队干部，大家都是红领章，看不出官位大小，单凭年纪和深色布料辨认，应该都是高级军官。其中一位已入中年的军人不厌其烦地试探着主席台上的扩音器，让气氛显得十分严肃。因为珠江宾馆是广州军区的直属单位，站着部队干部并不奇怪。但是那么多高级军官，没人交头接耳，没人开口说话，也没人随意坐下。会场静悄悄的，这种难得的氛围让我肯定，来人要比黄永胜官大，肯定是周恩来总理！这样等了几个钟头，也不会觉得烦了。

2. 周总理帮我找学生证

晚上11时27分，会议室外面的过道上突然响起一阵“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一瞬间，周恩来总理穿着绿色军装快步走进了会场。他走得很快，绝无做作之态，用神采奕奕、精神抖擞来形容，绝不过分。他的胸前挂着好几枚毛主席像章，应该是会场外迎接他的部队官兵扣上去的。这时，我们全场站立，也激动地呼起口号来。总理走到主席台坐定，我们还在呼着，总理站起来招手让大家坐下，人们还是呼着。这时，总理开口说第一